



芝園集卷之十八中

臨晉書

書啓

東柯獅山

昨聞大拜之命忻喜無任河洛素稱沃土乃者荐
罹凶荒民困極矣重以宗藩日加驕縱非長才石
畫莫能底定當道是以挈而授之明公耳犬戎不
靖事起倉卒過之不早遂致滋蔓多口又從而張
之乃至上塵 廟堂之憂昨來治兵設防旋已戰
伏目下決策撫剿或可底定也所患亢陽不雨民
失東作而庸蜀之人易於為亂未知何以綏之耳



北羽之便端此上賀伏惟台照不宣

東蜀中諸同年

附驥有年轉蓬無定久違咨邁之益彌深詹邇之私忝職大方得聞景譽跡尚阻於修途心惟寄於逝翰謹修尺牘以代叅承倘賜鑒原不勝忻幸

啓唐石翁

昨以犬戎之變累有瀆聞於左右冀垂裁鑒乃者設備頗嚴居民幸免魚肉惟是不逞之魁負固猶昔而炎暑方熾未可進兵俟秋氣稍深鼓衆而入倘賴威德之及遂克戡定當馳傳奉報也嚴方伯

吾鄉之善良長者臺下計所素知登甲科者已三十六年矣四方敷歷懋著勞績而徒以格於令甲尚守蜀藩今楚中屢已勘明報覆臺下伏惟明公留神早賜施行則奉公勤事者皆知所勸此亦廟堂之所以風勵天下者也展奉起居輒便覩縷干冒尊嚴死罪死罪

啓當道諸公

犬戎不靖上塵 廟堂之憂凡在守土之臣罪不容於僇矣即今祇奉 成命設備周嚴各營將卒時有克獲若不難於底定但熱瘴方隆蒸為疫癘

暑雨大沛衝斷橋梁而首鼠之寇又避兵幽棲奪
居猿狙之穴而翳身草木之叢天時未利遽難進
剿須量減防戍秣馬飽士俟秋月之杪鼓衆而入
倘遂得釋甲當馳傳奉報也謹將事狀先具稟白
伏惟俯賜台照不宣

與應容菴

昨方都司行修狀奉候未幾忽辱惠問之及乃知
暮雲春樹同抱夙情飄梗流萍徒增新悵耳行路
之難自古已然居乎今之世惟有竭忠報主實
心為民以期無負初心餘非所敢知也明公隆德
重望播在寰宇時望柱石 廟廊以光鄉國豈惟
親故之幸哉瑤篇見示真如空谷足音諷詠之間
有餘慕矣草草裁報伏惟終照不宣

與楊方洲

芳譽久欽晤言未遂乃者濫役于茲謂得淑光懿
以慰平生而兵荒之變矻矻從事日不暇給未能
一展咨邁之誠方以為歉教翰屢賜服之當無數
矣所諭濟荒之議甚善江湖 節廟為 國為民
此誠君子長者之心也亟讀數過多可施行什之
六七僕已勅所司修舉播告者屢矣而窮閭之澤

乃尚未究蓋牧令怠於從事耳今當再為宣諭并下其未行者苟有甦活則皆執事之賜也蕪稿一部瀆上財正倉卒所裁殊無倫次

與姜右溪

昨取道荆郢遠塵命使錫之教既時以奔走劬勩未能展謝致虔至於今有餘負焉僕春仲地擔先有犬戎之變又因以饑饉宵惟於寢旦播於庭屹屹從事期以解目前之塗炭而未有於濟恒懷惴慄數竒德薄所至則然無足惟也恭惟明公令猷日宣芳譽廣被如僕素辱謬愛望下風而範休度豈得後於諸人哉方欲修謁適有翔羽之便遂以附上伏惟恕其不恪幸甚

與袁岐山侍御

連日傾跂車從之至得聞教詔適承翰示乃知編前之災重煩執事覆露所至全活無筭蓋不惟地方之幸而僕亦得以逭瘵曠之誅其為感激萬倍於恒情矣前此災變初興死徙滿目而不逞之徒遂欲鼓衆為非不得已督令各掌印官如成都馬守潼川楊守徧行郊野拊循箠民乃得稍輯竊計將來冬春之交尤有大可慮者須容各官免於入

觀共濟時艱且旱潦相仍秋成已無可望蠲稅放
賑亦當題請因候文旆未及乃勉強撰成疏稿俟
呈上裁定即須馳奏矣諭言諄切極佩高誼統容
面謝不備

啓當道諸公

蜀民不造兵役未已而旱潦相仍始則田疇龜拆
曠野不毛繼以井竈陸沉室廬不保張口待哺跂
足而望樂郊者皆是也重以地介戎蠻人易從亂
不得已督責郡縣徧歷鄉村隨宜賑恤幸得旦夕
之安而將來之患尤有重可慮者非大加寬恤不
足以甦困斃之衆非乞留正官不足以分安攘之
責輒敢具疏以請伏惟門下軫念民艱俯賜施行
則全蜀百萬生靈庶幾得受更生之惠矣謹此塵
瀆引領竢命不任惓惓

與應容菴

日者遠辱使問報謝不莊滇中人來得諗起居百
福為慰僕行於四方不少矣雖土俗民風所在殊
尚而奸法廢政未有若庸蜀之甚者宣洩調劑如
理久病之人緩之不治急之有傷早作夜思亦云
竭狗馬之力而尚未有濟也柰之何哉滇南亦稱

要荒以夷治者半以華治者半在明公之長材遠
略計不動聲色而厝諸衽席之安僕竊願有式焉
心親跡遠咨邁未涯因便復爾附訊伏惟原諒不
宣

與管復齋

昨承差迓孫秋官者至已附塔奉候羅詔來過塵
教翰極佩高情楚中晤侍未久而飲德實多真依
依不能忘也借寇日久當道固以地方多故憚於
輕易頃見 廷推知行且陟矣鄉土之懷何人不
爾惟公少寬之耳僕老母妻兒皆不得將萬里之
遐八月之別尚無一字之信而逆氏為變世網嬰
心亦胡樂於此案牘之暇強以書史自遣俟兵事
得解便當決計乞骸骨也隱微之衷不覺自吐於
左右惟終諒不備

啓兩閣下

時徹自念凡庸誤蒙 簡拔負荷非任懼有同於
履冰兵荒游罹憂奚啻於集木仰賴帡幪之庇稍
舒旦夕之虞蠢爾羌戎翦除有日鮮茲耄倪困斃
漸甦惟祇奉乎訐謨庶鈞沾於渥賜要荒斯邈謁
謝無由輒陳悃款之懷言修起居之敬上干威重

伏望照原

與楊方洲

使問來辱重以珠玉之貺此平生之願於高人者
快目怡神不一而足幸孰甚焉僕少寡竒質長抱
沉痾重以四方馳騫不得壹志進修今牛馬之齒
長矣尚何為哉早晚惟叅訂簿書畢力民事以酬
主恩於萬一而尚未有濟也高明何以教之陳后
岡集奉上采覽拙集承命再往一部倘蒙裁指瑕
垢則又薄劣之幸也

啓石塘聞公

北使還每塵教示道誼之愛通家之情宛然覲之
幸慰莫甚焉僕少無竒質偶濫冠紳犬馬微勞不
能報稱 明時之萬一徒奉君子之教振厲官箴
畢力民事頗修廢墜以拯瓦礫庶幾少逭誅責於
旦夕耳第堂階之跡千里相違眉睫之間明哲難
見遠方索居恒患不聞其過倘有達於聰聽幸一
一詔之逆醜近復犯順一鼓破之頗有斬馘擬於
十月間進兵或當平定也尚此奉候伏惟為 國
加愛以慰瞻依

賀白川周公

比得邸報伏聞 明公榮膺 簡命主宰銓衡之
紀之綱百官以之承式令聞令望海內莫不嚮風
翼贊 一人廓清九服豈惟答前度之望寔以衍
靈長之休如徹濫廁冠紳誤蒙任使自慙挈餅之
智不能仰報 熙時尚賴 經國之猷庶得少施
駑力麻宣自遠頌 朝廷之有人雀耀何勝喜邊
徼之可奠謹修尺牘用表賀忱邈 光霽以無從
望羽翰而俱逝尚祈鑒原無任榮幸

與車百山

祖歲迂道歸寧為日既久已而倉皇赴蜀以簡書

可畏早夜馳騫雖過明公之門不及停橈扣謁至
今猶耿耿也恭惟明公脫跡簪紳夷猶泉石凝神
養道所得蓋弘矣蜀道之難自古所嘆僕乃遠去
慈闈羈栖萬里已非人情所欲况弛擔之初遽罹
兵變重以旱潦相仍死徙滿目矻矻從事未知所
以為濟而風波機穽觸目皆是豈能一朝寧處哉
倘犬戎得平當䟽乞骸骨相從於東海之上耳追
惟夙愛時有瞻依翔便謹此展候無任惓惓

啓東洲屠公

日者稅蜀未幾率爾裁候過承教報感愧無涯犬

羊逆醜肆你不靖重以旱潦為災萌黎告棘宵日
矻矻思所以拯濟之圖而有司奉行有所至有所
不至雖少舒萬分之一而不能盡免民於水火此
其罪不在他矣目下治戎將行捷伐倘賴天之靈
遂得底定庶可以畢力民事耳恭惟明公碩德重
望弼亮熙時凡百有位莫不傾心望旦夕加愛
以慰瞻依民情政體有可以正俗安民者如不惜
教迪則尤薄劣之幸也臨楮不任惓惓

與王虛齋

蜀使還承教言縷縷且以佳書見貺感慰何極積
薪用人自古所慨其在今日殆有甚焉如公之弘
才遠志內可以贊襄王猷外可以保釐方域而乃
沉鬱下僚竟無有吹噓而汲引之者即使自以其
罪落職亦不宜擯棄若是此僕之所以私竊扼腕
而獨告於知己者也不肖稅蜀以來濟荒禦寇殆
無虛日况民風政體積弊已極孜孜振飭竭狗馬
之勞而猶未有攸濟此非有求於時惟以盡吾心
焉耳矣倘高明有聞何以教之海寇深入誠為桑
梓之憂望公一舒遠略以奠海隅此沒世之惠也
小兒株守衡門不能上謝蓋以少年子弟多易流

蕩故禁使習靜以求放心乃不知於公則固當執業請教也歸役之便謹此起居諸惟終諒不備

東王礫翁

節承惠教辱念至矣明公心跡昭如日星誰不知之彼緝緝者竟何為哉勘報一節日夜在心第人言云云者為犬戎首難也今戎患未殄而遽直之於朝恐造言者復將肆螫非計也目下計當進兵籌策頗周兵將思奮倘一鼓底定是猶明公之遺烈人言當自破矣考滿文卷如命檢上并致起居伏惟終諒不備

東陳中川

日者側聞襄事之期薄修祖道之敬儀文未備獻奠弗親方以簡褻為慚詎知仁慈不棄報言懇悃未得效乎生芻使問勤渠重有徵於腆幣况自惟弱植忝役大方值疆域之多艱圖綏柔之無策憂如雨集愧若負乘承獎借以踰涯益省躬而自疚空言答貺稽首拜嘉適當籲師之期莫罄景行之顧尚冀高明用開崇塞

啓姜右溪

日者草草附候以未得崇奉起居為歉迺辱使命

遠臨兼之惠既勤渠感刻感刻苗夷不靖自古則
然蓋犬羊之性撫剿既不易施而三省之交攻守
又難協一我既渙而不合彼益玩而無忌僕嘗身
其地已稔知之矣茲賴臺下威靈樹防設畫必有
以格群醜而活殘黎將旦夕見之所諭酉陽諸司
屯兵設備勿納逋逃先已反覆下令茲當申飭戒
嚴共成掎角之勢但恐諸夷懷奸觀望為之不力
則惟臺下督過之耳此中逆番始禍防禦及暮雖
屢有斬獲而巢穴未犁渠魁未殄目下將鼓衆而
入稍圖攘輯第懸崖鳥道阻險負固彼處其易而
我犯其難方虞憂惕耳俗務劬勩謹此上謝并布
區區伏惟鈞照不宣

東丁滄源

往者開府留都一嘗具啓過蒙賜答既而奔走以
從四方之役未得嗣上起居緘錄遠投殊深感仰
旌旄蒞楚自於何時雖江漢沅湘共快袞衣之觀
而益梅舟楫未紆縉紳之懷况素仰聲光有如不
肖者耶賜環之命誠旦夕望之倉卒陳謝不盡區
區伏惟鈞照幸甚

與鄒一山

久去高明有懷如怒日者草草附候以未得端訊
為歎使命遠臨兼之惠貺勤渠感刻感刻僕平生
曾無它長惟於海內豪傑傾心嚮注不啻口出如
執事金玉之德博雅之才則固依依而不能舍者
也轉徙後人蓋以世鮮伯樂皮肉之不能知况求
之牝牡驪黃之外乎擁腫之云雖高志則然恐非
所以私於知己也此中大戎首難防禦及暮賴天
之靈雖時有斬獲而巢穴未犁渠魁未殄日下將
鼓衆而入以弭宿孽第懸崖鳥道阻險負固頗類
鎮草之苗實未易以翦洗者為之奈何俗務劬勩

謹此報謝并布區區伏惟鈞照不宣

啓熊北原

徹不肖承式下風之日久矣重以濩落不容過蒙
收錄知己之感寔切肺腸即寒暑屢易景仰猶一
日也恭惟明公竭誠事主正色立朝士無貴
賤蓋莫不傾心焉忽爾去位遂失典刑凡有憂
國之懷共違補衮之望朝夕皇皇豈惟不肖已耶
徹自春仲入蜀適罹兵荒之變如沸如羹斯民莫
能為命矻矻從事既竭徇馬之力而未有攸濟時
以殞越為懼務之不閑不能以時上候乃者端遣

下走敬弔几筵草率不恭伏惟鈞照

東江午坡

比年來專使致問者一托此齋致弔者一嗣後以道之不易復奔走四方之役不得再吐愚衷懷如何矣僕啣命入蜀自於今春既而岐山御史來相得甚謹真以道義相與乃不意亦我午坡知己也相對談論未嘗不稱引午坡以為証是神交晤語乃在萬里之外即如雷陳之交亦何以異是乎爾惟高節亢行匡厲頽俗含章晦處日造幽玄起斯文之墜緒作吾人之典刑誠於午坡有深望焉僕以不肖之軀齒髮日衰勉強應世碌碌無補太兒徒負良質而進修不力雖幸竊廩食未見狎奮向所告添得幼雛又不幸於汴中死矣有盡之身種種未立誠可慨也俗務劬勩聊遣下走上候起居莫罄之懷倘宜照悉

與鄒東郭

粵自高郵邂逅于茲七年眷言明德何日忘之僕自先人之疾復起而驅馳退食之燕恒以不得左右切嗟為憾矧道之云遠未遂訊言固知昔人所

用為慰我公長棲山谷靜養性靈所以紹述聖慈
默契幽明者當不止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君子
耻於獨善至德必不孤立倘有可以啓予者願終
身服膺之僕稅蜀以來遽罹兵荒之變宵旦矻矻
詢民之瘼未有攸濟方今民風吏習日就否塞過
不自量欲稍為飭厲盖如狂瀾之障誠亦難矣古
稱視民如傷又云從善如登以此兩者自省自勗
真不覺朝夕之皇皇也臺山白泉皆吾益友今者
共事一方薄劣有餘幸矣荒集一部奉上記室得
留神省覽裁其悖謬則充知己之愛也令郎學業

想益淵詣來歲明揚以繼君子之光謹跂足以俟

與郭松崖侍御

久違飭迪日有遡瞻稅蜀以來兩辱芳訊乃知君
子緇衣之愛誠無已也比惟公晦跡丘園終遠塵
垢上友千古日親三益必有以希踪泌水而儀式
鄉間者孔子云是亦為政彼其結知己之綬而策
要津之足亦惡足為有無哉僕馳驅四方未有表
樹慨吏治之日偷覩民生之孔棘早夜孜孜圖拯
濟萬分之一而習俗已深誠意未格則雖規條之
布恐終不足以回心志而新耳目也燕息循省恒

有愧懼焉惟公終教之荒集一部奉上裁正咨講
無緣願言加愛

與王東石提學

與公判隔凡二十餘年矣雖萍蓬飄轉毛齒改前
而眷言明德則未嘗不依依也向於貴鄉士相見
必論起居之詳或從而得訊言之及感念流光恒
興惆悵乃今則久不相聞矣有懷如怒其何以自
慰乎夫天下之道二出與處也如公早捐簪紱肥
遁丘園所謂安富尊榮之業尚未可知而孝弟忠
信之化行將見之孰與懷集木之懼而徼曲鈞之

榮者哉僕材質闇劣無所比筭負荷踰涯恒懷惴
慄徒以服膺君子之教未敢失隊劫蝟蟻之奸而
拯溝壑之衆盖日孜孜焉如其不可則上疏乞骸
骨去之海上長把釣耒耳固不當苟違初志以忝
知己也俗務駢臻倉皇展候何以相藥跂予望之

與傅應臺

大梁奉遘頗慰積懷第倉卒之間彼此劬勩不得
更僕傾倒尤以為憾比聞 聖明加意大都徙公
內鎮蓋以裁害相仍民生孔棘而墨吏奸胥蠹弊
日滋其在於今極矣非得長才遠畫有如我公固

不足以掃鬼域而奠顛連也僕春仲入蜀適有犬
戎之變蕪之旱潦傷農民不堪命家無甌石之儲
野有脯肝之盜訐謨渙號非不勉竭此心其如多
故何哉以公素愛宜必有以教我矣敢不東望以
俟逝翮之便敬奉起居他惟鈞諒不宣

與顧秋山

入蜀以來兩接惠問知公念我篤矣顧地無東逝
之翼未能一展起居恒用耿耿乃者 天子眷念
明德晉位六卿行將秉鈞軸以福蒼生不肖與有
賴焉何幸知之西蜀介在戎苗之腹日尋干戈重
以咎竊偷生民鮮宿儲僕之來也適值兵荒之變
遠近煽動幾致不靖竭力從事賴天之靈稍得蘇
息然如此不已未知所以善其後也惟高明幸教
之謹此裁候并上賀儀伏祈函照不悉

與鄆劔泉

往者待次都門過辱勤渠重以瑤章見貺斯文厚
愛感何可言既而遠塵訊翰悃款畢陳固知雅意
相念者至矣第萍梗飄零簿書汨沒形跡之間動
輒牽制是以未果報耳比聞憲旌出按二浙海濱
萌黎欣欣有來蘇之望蓋德意可以動人隨事得

以沛澤固不必握權柄要而後優為之也僕入蜀
以來犬戎首難兼以旱潦為灾不軌之民遠近洶
洶乃極力綏柔幸而苟旦夕之安然禍本未拔積
困未蘇未敢遽謂可以帖席而卧也歸使之便一
致區區并以荒集就正言所不悉幸惟終諒

與李古冲

滇南洛邁于茲七易寒暑雖間嘗展訊而未尋晤
言景望清光朝夕恒依依也方今四方多故民生
日棘非得靖難扶危之才不足以弘太平之略而
活癩憂之衆此固不肖之所以傾心於門下而嘗
私於知己者昨聞借麾我浙誠為瀕海耄倪之慶
第聖明側席鈞軸爰資則武林之席正恐未得
暖耳僕齒髮漸衰治行不進春仲稅蜀兵荒總至
宵旦矻矻至疲狗馬之力而才識闇劣未有攸濟
所賴高明長者有以匡飭之也歸奴之便謹此上
候倉卒不虔伏惟賜照幸甚

東蘇舜澤

海內大雅傾跂有年頃辱瑤編之貺探竒獵異方
駕古人雖未得面聆警咳而獲飽芳潤多矣甚幸
甚幸荒集一部尚未敢以示人過承引迪輒爾披

呈極知黃鍾瓦缶非可同堂而奏娛母西施不宜
共巷而顰冀聞一言之指裁廢愜平生之私淑云
耳倉卒溷陳死罪死罪

與高屋山

昨抵安遂以尺牘徃使記室計垂省照教至細書
累幅凡數百餘言讀之且感且愧蓋非至愛不若
此徹少也愚長又多疾日月居諸頃成暮齒既不
能希踪道德之流又未知騁步藝文之圃惟時竊
陳編之緒餘以自玩弄豈敢與徃哲爭衡於銖兩
哉今如來諭似非謂徹之所能蓋將勗而進之古
人甚盛心也不肖何敢忘之佳章見既益徵金玉
之愛所云蕩彼腥羶區安此流離子徹雖鴛鈿亦
何敢不自力乎即今渠魁授首巢穴盡窮克且十
八九矣不日奏凱將循左綿謁教而還倘枉仙山
之高駕以洗塵界之凡心則何幸如之倉卒報復
伏惟原照不宣

又東屋山

夜來報教未幾而申命又至此真空谷足音喜可
知也歌行二首酷似太白豈棲息其其臺夢寐或見
之耶若除日元日二律則又過之矣蓋山林之興

短尤勝於市朝之味長况公又得其長者乎諷詠
反覆恨不得即斷塵鞅與公屑石而冷席雲而臥
也懷歸之思豈其得已在知已必有以諒我矣肅
使返命有待面咨倉卒不詳死罪死罪

簡當道諸公

徹不肖待罪邊疆叨秉節鉞肅將 朝廷之威德
祇奉 廊廟之謀謨廣集衆思憂虞夙夜詰戎幾
及一載薄伐不滿五旬逆蕃幸爾克平遐荒以之
底定倘免僨事之僂敢忘引掖之恩馳傳奏 聞
敷誠上謝事具陳於別狀言匪飾乎虛文伏惟照

原曷勝感激

東袁岐山

徹仰藉威靈並勞匡掖將士莫不用命邊徼以之
底寧飲河知源盡蜀人胥有尸祝之願而同舟共
濟在不肖尤深感激之私乃者薄肆几筵用嘉成
績適旌節之言邁奉觴豆以何從眷此周旋曷勝
瞻跂謹具燕饗之儀胥共安寧之慶伏惟函納庶
慰鄙懷

啓謝 蜀王

恭惟 殿下仁賢素著大媚士民之心賞賚頻頒

用鼓戎行之氣克甚勅寇遂奏膚功徹仰承洪庇
聊贖厚愆過蒙嘉燕之陳重以多儀之錫情有同
於魚麗愛不啻乎緇衣自省濫叨徒深慙忤謹茲
上謝用表微衷徹無任感激之至

東彭章亭

公之初北也嘗具狀起居而公則南矣公之既南
也又具狀申候而公則又北今使人未返未知竟
得達否棲息異枝即一尺牘之致尚不能遂又安
得執手敘殷勤對面申契闊耶興言及此殊為悵
然車從何時稅都寺中事頗勞冗難應非端介清
儉有如我公固不足以裁冗濫而守經常也 聖
明簡注意者其在茲乎徹耕漁野性濫役三川適
兵荒總至四境告棘早夜孜孜竭狗馬之力以應
之雖稍舒目前而未有以樹安攘之勩恒惟覆敗
是懼知我者何以教之奏使行謹此將候北望雲
山無任傾跂

東高屋山

傾跂積年幸得浴邁為慰已多乃數枉珠玉之貺
又重煩大篇之錫是不惟溷勞仙駕而且觸發仙
章也慰甚慰甚平戎小捷事至微細得雄文鋪敘

遂如偉烈不已過乎人謂昌黎平淮西碑最古敘
如尚書詩如雅頌公之文蓋不減此而優游閒適
更覺勝之也此篋笥之珍子孫之寶當服之無數
矣別諭具已領受數日後當為人走謝并請書贈
荅諸篇蓋中心好之不能已於煩瀆耳尚祈函照
不備

東孫二水

徂年入蜀嘗以書候于楚今華翰弗及則是未之
達也代之以來兵荒總至宵惟旦今日有劬勦乃
者賴天之靈幸得粗定以捷書上聞而規畫多
闕惟跂足以待黜罰耳執事雄才遠志無投不可
翹翹之云初者僕亦恠之然今時用人豈能一一
皆當其才耶乃如近所以處一山抑又甚矣以昏
在相知故敢一及之同此惋歎耳解官行端此起
居楮所不悉幸惟終諒

與常南菴

武林幸遘頗慰平生時以人事劬勦不能盡吐肝
裏乃今思之轉增悵悅也兄明德懿行遭非其人
出不能隆康濟之業則亦已矣而孝友忠信之素
宜爲里閭所儀刑乃更爲鼠輩所嚙賊及哲子人

心之不古若一至是乎同志惋憤莫此為甚矣自
今惟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庶幾怨戾潛消泉石得以安棲也僕以蜀道之難
不能將母去妻子而來已非所樂乃又荐罹兵荒
之變攻討拯卹寢處靡寧雖殫竭心力而未能全
濟古人以一夫不獲為時予之辜今茲不獲豈直
一人而已哉而僕乃冒頽尸之其何以食土之毛
乎所望知己者之勅教之也荒稿昨曾獻醜乃者
入蜀更有增益不敢自外於函丈幸一一財而詔
之倉卒不詳有懷耿耿

與陳棟塘

前冬取道貴郡瞻望實勞時以趨役倥傯不能候
謁徒增夢想而已徂春入蜀外有烽火之虞內多
橫道之葦寢思庭告至竭狗馬之力以應之雖少
舒目前之急而未能盡免民於水火皇皇殷憂莫
之或釋也僕誠愚無狀然嘗聞教於君子靖共爾
位康惠小民期以報稱 國恩於萬一而歲月如
流植樹鮮寡恒懼以為知己羞高明何以勗之爾
惟怡神泉石靜養道真高風篤行閭里且刑之而
雙鳳煥彩狝舉亦有日孰與僕之遠慈親去妻子

而羈跡萬里之外者哉每思海上之玄洲未嘗不
神馳而夢驚也昨以拙集往呈未奉財諭今入蜀
頗有所得并以塵於掌固伏惟省而正之倉卒裁
候言何能悉

與朱拙齋

淳德茂才夙昔所欽乃者共事一方則見執事蹇
蹇匪躬百廢具舉釐積年之奸弊為保障之良圖
蓋不惟畱圃永賴而僕所藉以追瘳曠之誅者亦
多矣詎意公道弗章鬼域得肆其螫遂使善人受
誣失我良翰此雖當道之未鏡而亦天縱奸人使
執事澄清之績不終殊可慨也得報以來出入吁
嗟驚咤無已豈直為桑梓之私已乎聞旌旆遄邁
不得一吐肺肝眷言長路益有馳越崑此往布區
區馬糶之捷隨當 上聞躬其勞而不得食其報
蓋執事當以貽諸來裔矣倉卒不備諸望鑒原

柬袁岐山

久不得望顏色時有傾注春來陰雨為沴重困遺
黎三月來頗得晴霽似有生意矣憲車所指多賴
撫綏蓋庶士庶民之感不獨有裨於薄劣也題
請數事似皆不得已者輒敢具稿謁教伏惟留神

省覽一一裁制有所未可者不惜投示也馬羅之
役平積年之患真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朱憲副以
身任之乃遽褫職以去柰之何哉今當上疏益
為惻然惟執事軫念地方早為覈奏以獎庶職謹
跂足以望紙上之言終不若面請教諭為詳惟委
曲詔之平番疏併煩見示

束曾石塘

得望清塵積有歲年每聞康濟之鴻勳益切景行
之私願願萍蓬轉徙未遂面咨又無鱗翼之便可
以通謁於左右徒懷耿耿耳乃者遠塵使命既以

佳儀感愧殊甚方今九服多艱四夷交逞而西北
尤為可虞萬里長城公獨司之寔中外所賴以為
固者也凡我有位孰不席餘席以寧朝夕乎西蜀
介在戎夷之中豺豕之變颺突無恒綏柔震蕩亦
難以易易而為者誠非鄙劣所堪然肩戴在我敢
不承式下風以逭誅責於萬一哉肅使返命輒敢
展其愚衷候問不恪伏惟函照

與楊升庵

稅蜀逾朞積有嚮注道之云遠未遂訊言昨行部
至新都徘徊門墻之側蓋悵恍者久之邇來退食

之燕時時繹玩宏撰研丘墳之邃義訂百氏之繁
 訛片詞纖旨罔不根沿古初誠近代宗工之獨步
 藻士之所罕儷也彼謂宰相子弟獵取魁名者夫
 豈未之覩與聞之達士正可發咲耳僕東海耕萌
 早投仕版慧性慳於夙成沉痾困於積載馳驅外
 服凡十有八年於茲外之不能策勲揚伐敦在三
 之義內之不能養性怡情求致虛之功芳茂之齡
 頃隣衰晚神智漸詘髮亦間有一二莖白者矣又
 况捧日之心與望雲之思交駑駘歷之志與樵釣
 之念爭雄忖量材質終當自果耳憶昔昆明之遊
 頗披肝腹珠玉之贈不啻芝蘭寤寐有懷輒敢輸
 吐荒集一部并以塵於掌固自惟天植愚蒙嬰情
 世網綜擷未徧於緜緜隳括多乖於繩矩妄有敷
 宣槩成紕穢徒以心思所注未忍棄捐自明者視
 之則不免燕石為寶之嗤耳惟門下財而教之庶
 不負萬里命使之意也潔齋展候莫罄區區萍梗
 浮踪願言加愛

東周東藩

徂歲遠承宜春之教知有事於彼既而陳狀奉候
 則文旆又他徙矣弱冠追隨肝腑相照乃今判袂

且十有餘年百爾交游又孰有箴余之闕而迪之
善道者乎每一懷思真恨不能奮飛也徹入蜀以
來兵荒總至多方拯濟已無餘力而勢所不行弗
能一一皆如吾意若此中政紀之崩斁有司之墨
偷則皆吾東藩之所具諳者也其何以教之茲奏
使之便率爾起居稅都消息尚未得聞臨風不勝
跂望

芝園集卷之十八下

書啓目錄

東陳騶山

東王筆峰

東呂涇野

東陳考功

東王鶴山

與常苔溪

賀張閣老

上霍尚書

與秦憤峯

東屠東涯

東陸石溪

東鍾石費公

與屠東洲公

上漁石唐公

與江貞齋

與戴東石



啓北原熊公

與張蒙溪

啓石塘聞公

啓龍湖張公

東胡瓶山

東包蒙泉

東余玉厓

東王夢澤

與江午坡

與朱兩厓

啓松臯許公

啓石塘公

啓戴龍山公

與陳宅平

啓陳蘭汀

再與朱兩厓

與鄒一山

與戴東石

啓治齋萬公

與廖洞野

與石玉溪

啓東橋顧公

與高玉華

與吳默泉

上養齋徐公

再啓戴龍山

東高大鶴

東李同野

東何石亭

東柯獅山

東屠東洲

東朱槐亭

東當道諸公

東彭草亭

東劉西陂

東楊升菴

啓蜀王修杜工部草堂

啓北村路公

芝園集卷之十八下

書啓

東陳騶山

昨聞使旌南還以道里之限不能奔走伏謁有懷
靡及江右大邦吏事之叢奚啻蝟毛案牘滿前窮
日夕不盡貲省非高明宣朗有如執事固不能使
庶績咸秩下吏承式也釐奸剔蠹此特賢者之緒
餘耳西行未諗何日僕將有漳南之行恐不得參
晤左右無任懸懸謹此敷布下懷伏惟照諒不宣

東王筆峰

使問遠貺重以瑤篇東野鄙人惟下里是習何足以窺陽春之調哉所諭嗣業之訟初來親黨與處載之約劑曲盡顛末而縣令以情易法乃致紛紛無定今者益持兩端未能即決方從容勅諭使彼此厭服庶幾得全孤寡之生耳盛使還先此裁謝尚容筮日請教不具

東呂涇野

往在鍾陵稔承教迪之德自惟葑菲無所錄于門墻之末中心感結夙夜弗能誼也南徙入閩僕僕從事簿書益病以廢兼之馳驅郡邑未遑息肩坐是久踈起居死罪死罪恭惟天錫休嘉芳華日鬯鈞型多士弼我明辟以昌皇國之休寔天下是賴矧素辱愛卹如徹輦者耶尤望不即鄙夷惠之金石以祛膏肓之疾則藐予弱子受賜者多矣率爾將候無任悚慄伏惟曲加照原以寬不敏之誅

東陳考功

入閩二稔汨沒簿書且日有郡縣之役不獲展奉起居時懷耿耿比惟宣力清時薦引善類以為皇國之禎將遐邇是賴不肖與有光焉顧推魯之質勉強應世辟諸操刀學割每于窾郤無當以聰聽

之遠當必備聞過舉望委曲詔之不然師心自用而程度之弗虔能無詒知己之辱乎劉伯弘行謹此將候起居渠老成宣朗寔為有司之特政績布昭當自有殊擢也劇冗少少

東王鶴山

新正行役南陽羈縻兩月遂踈起居之敬死罪死罪某以迂遠之性動多齟齬日惟丘壑是懷乃者獲免機阱重叨謬轉皆執事曲成之仁也幸不即死尚當殫竭駑鈍以圖尺寸之樹使他日相見不愧豈敢有所變幻自負知己之德哉相去益遠瞻侍未涯倘門下不遂鄙夷望委曲終教之不宣

與韋苔溪

往昔周旋左右沾漑良多歷年以來雖不及承奉起居而竝仰高風有如一日壬辰春王都闈自江徂洛曾以尺書通問而執事絕無貺音豈區區稔慝不足終教耶懸望懸望某自屏秩歸田畊草茹木日與魚鳥為侶烟雲丘壑夷然安之乃者誤蒙起廢承乏清源衝劇之津糾禁之務殊非弱質所堪高明何以教之遽中少少將候不盡欲言伏惟
照亮幸甚

賀張閣老

某不肖幸托桑梓之末夙懷斗山之依雖萍梗飄零恨趨錡之無地而膏華沾被喜怙冒之有年恭惟黼黻猷成士類胥仰經綸績懋皇心載寧太宰上功晉錫頻繁于三接彤弓褒德坤承鼓舞乎萬方用垂麟閣之名式昭鼎彝之烈某無任忻躍幸慰之至謹以薄幣敬陳賀私干犯尊嚴戰慄待罪

上霍尚書

某以草野庸流章縫末學竊承下風仰止高山之日久矣顧踪跡踈賤不敢遽通姓名私心繯結莫可云喻伏惟明公忠勤直亮百辟儀刑華蟲補袞彝鼎銘勳乃今親見徃古之烈海內之士莫不忻喜自效某雖匪人幸入鈞陶之中寧忍甘于墮棄耶但念駑駘之才本不可以道遠待罪清源日惟顛越是懼方勉強馳驅以追旦夕之誅乃者誤蒙拔擢寔出望外斤德度力將何以堪倘得祇服明訓以周旋少樹分毫無負門下曲成之仁則某即死無憾矣敬陳懇悃敢布謝言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之至

與秦憤峰

某不肖辱從藩臬之末曲荷甄陶幸得苟且供職
已又謬承論薦實出望外雖非騏驥之足敢忘伯
樂之知夙興夜寐惟有感激而已顧素行涼薄迂
拙多尤遂至解綬東歸展轉思服惟以慙負門下
為懼為之柰何某聞琴亂改絃車敗易轍江右士
風瀾倒吏弊蝟興使初改不嚴何以善後區區任
勞任怨罔敢少懈亦欲養苗去莠造就多士補報
明時萬分之一耳詎意執公法者拂私情感近讒
者忘遠察萋斐之興即成貝錦其曰偏僻曰乖方
曰優劣倒置曰玉石俱焚皆不知其何所指案此

某之所以闔門省咎而未遑寧處者也夫以某之
庸愚忝竊過分其及宜矣但老親在堂食指頗眾
即今薄田不滿廿畝敝屋止於數楹粃粃自守惟
耕漁以卒歲云爾使平生讀書思奮之意遽爾沉
淪良可憾也以執事辱愛之篤敢布腹心惟亮之
幸甚

東屠東涯

別來五易裘葛瞻源彌切以道之不易久踈起居
皇恐皇恐執事清心直節獨邁今時泉人日思周
澤之及方共立石以昭遠邇而南陽之氓得沾生

息之惠當不異於泉但恐不能久於借寇耳某迂
愚寡知于時罕濟乃者負荷非分夙夜惴恐幸得
侍東洲公之側範圍箴礪日求所未至庶幾遠於
罪戾然猶望知己者之教之也

東陸石溪

昨遷徙南歸知吾兄力疾以赴中州之命時竊念
之比弛擔閩中適東涯使至諗知體履康泰無任
慰喜人生百年日暮漸盡雖樹烈揚聲當圖所以
不朽而養性怡神亦非外事若勞神苦心自相水
火以速膏肓之及固非知者所為也唯執事圖之

其承乏清源劬瘁已甚乃者移避簡僻得苟升斗
之祿然忝竊逾涯世途險側惴惴焉日虞機阱之
乘執事將何以教之屠戴二兄在彼想音問嘗接
暮雲春樹恨不得相與周旋也羽便草草將問不
盡所懷

東鍾石費公

昨自西江罹罪歸返丘壑乃承執事以通家之好
繁言推獎聞于人人雖日月屢征寧能忘此耶起
廢清源疲于衝劇盡瘁以事曾無晷刻之暇即欲
折簡將候亦不可得徒抱愧罪而已邇惟鈞範陶

鎔多士丕變咸將羽儀天朝以成維新之化明公
嘉績豈彝鼎所能盡銘哉慰羨慰羨僕以盛夏抵
家旋赴閩中之役風土炎鬱頗未寧居矧簿書束
縛舊業益捐即夢寐不能自遣柰何盛使來便敬
附起居伏惟若時珍護以介景福

與屠東洲公

徂歲祇役京師過蒙優渥之愛行次河西嘗修啓
陳謝未悉也弛擔家園忽復改歲逡巡入閩復理
舊牘治行未彰瘼曠日甚恒惟偵越是懼某誠不
肖嘗領教於君子矣閩中舉措明公一一見之而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遂以參商之跡欲易好惡之
真吾其如彼何哉古人云不量鑿而正枘又何方
員之能周今之士風今之政體則殊異乎昔矣而
徹獨膠滯故常執而不化又重之以萋斐之言則
雖欲不獲罪尤庸可得乎明公倘有所聞幸委曲
教詔之田西麓行顓此起居伏惟多方珍護以介
景福不宣

上漁石唐公

某往者將役京師得奉顏色過蒙不鄙賜之語言
又過聽左右之議重以文教相屬引掖之德寔非

鄙惡所堪中心銜結夙夜不能諉也第山川修阻
魚鳥不易弗獲陳狀起居有懷耿耿昨聞特被
簡命入典邦刑欣喜踊躍以為斯世斯文非常之
幸而臺府尊嚴尚未敢輒通姓氏死罪死罪恭惟
天錫元老啓處休佳忠謨日匱弼我明辟師式百
僚以昌皇國之休寔天下是賴尤望若時珍護益
終遠猷則遐方末類歌舞受賜者多矣率爾起居
無任悚息

與江貞齋

累辱教言眷念篤至無以珠玉之貺洗濯塵凡心

神開暢簿書鄙吏何以得此于大雅君子哉珍慰
珍慰邇惟洪謨懿德侍從 聖明石渠講藝藻火
明文當必有以超邁往烈此海內士所以希望聲
光者也某草屣凡生素寡問學偶玷冠紳勉強當
事猶以鉛刀效割求免於缺折之未能又何成績
之足云哉近賴午坡在列朝夕師資日尋道義之
盟庶幾少有樹立實執事餘光之及也何敢忘之
北風之便謹此宣候起居拙稿一冊并上記室伏
惟曲賜裁教以慰區區無任願望之至

與戴東石

徂冬嘗具小啓令驛子曹鶚齎上迄今未得返報
有懷懸懸徹多病之軀勞於四方力不勝事恒以
林泉為念方期賁表謁上歸寧老親因尋麋鹿之
侶而司事牽制恐未可遂奈何執事雖客游未久
而尊人在堂想亦有故園之思不知仙旆得東否
昨見報章諸註誤謫譴者盡皆明揚以南江之望
當不復淹中土而少山選期亦復隨及德門之慶
天獨厚之矣辱在親愛為幸何如吉州陳推官行
倉卒起居并以粗帶奉納便中伏惟賜報以慰瞻
依

啓北原熊公

嘉言懿範夙夜所欽匪唇齒所能宣者比來累辱
書教尤徵金石之愛顧葑菲之資無足采錄祇自
慙懼耳方今靖共正直有如執事乃不得黼黻皇
猷流聲竹帛而徒棲遲壟畝希踪高尚之流當如
蒼生何哉然玄風亮節刑式一方其所以被于遐
邇者豈墨丈尋常之間已乎孔子云唯孝友于兄
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某不肖亦與有私淑矣
令弟行布此起居未能盡吐微衷伏惟若時珍護
以慰瞻依

與張蒙溪

徂歲文旌按郡適執事戒嚴不得望見顏色少紓積抱至今怏怏邇惟德教大章士風丕振梗柎豫章異日柱石廊廟孰與明公比績哉兒輩承與進倘奮勵不怠得為門墻桃李為幸多矣某崇慙盈貫章罰自天煢煢草土未知所以自活第大事未襄苟延視息寧復有意於人世乎別楮所具不勝骨肉之愛輒犯忌諱惟高明照之死罪死罪

啓石塘聞公

不肖罹憂以來三辱慰存感佩厚德何有已時第

草土幽棲不敢數候起居竊計明公能諒之耳世事不常四方多故羽翼匡濟實賴典刑明公此行誠為正人立赤幟遠近傾心縉紳生色蓋不獨為桑梓之光矣第甬川迫於私情遠去左右不能不縈高懷也不肖已及大祥衰麻將釋內之則迫于衣食為俯仰所驅外之則驚心世網如冒矰繳展轉思惟未有定畫倘終不免於奔走計於秋間當請教門下也北風之便率爾承候伏惟賜照不宣

啓龍湖張公

某山野鄙人分宜樵牧久矣乃為俯仰所驅勉強

謁選都下過承明公篤念章縫之末曲賜提携使
得復叨升斗之祿是即門下之賜也敢不佩德視
事以來奄復二旬庶務猥瑣簿書糾紛每日昧爽
至昏據案酬答至竭狗馬之力食寢為廢而才智
闇劣曾未有尺寸之樹徒自僕僕耳倘明公矜其
不能教之一言他日幸免刑辟於願足矣辰下暑
熱遠惟起居百福謹此申候不盡萬一千冒尊嚴
臨發無任竦息之至

柬胡瓶山

都城曾具小啓托程君轉上計入掌固僕待次五

旬乃承湖湘之乏時逼炎暑以去家者遠去官者
近乃取道河洛以來割情就祿殊非心所安也此
中號稱繁劇以誦薄當之操刀學割祗恐自傷知
明公愛我不淺將何以為教邇惟讀禮之餘課子
抱孫蘭玉滿前都有成立可以占德門之慶僕去
冬已為大兒娶婦去春幸舉一幼子若得遂長育
牽牛力田以供衰暮之養於願足矣敢他望乎北
庄年兄行倉卒承候不盡十一

柬包蒙泉

往者得侍左右儀刑寔深雖奉違遐逝而景行如

一日也東魯備員過枉教劄正圖鱗翼之便一展
謝私而旋以憂歸海上莫遂鄙衷徒塵嚮往耳僕
麋鹿之性分甘丘壑乃尚為俯仰所驅勉就樊籠
終非所適重以地方多故民無寧宇食土之毛不
能裨益毫毛夙夜砥懼莫知令圖惟早返樵釣得
無忝於知己斯鄙人之幸也盛使來便敢布腹心
倉卒不次伏惟俯垂原諒幸甚

東余玉厓

金陵侍教多所儀刑奉違幾二十年矣萍梗之踪
東西浮蕩繼又以先人之變幽棲草土未得一訊

起居乃者承乏大方方以得望清塵為幸而山川
間之實勞我心恭惟廟堂側席俊乂明揚為正人
樹赤幟此吾黨之光彈冠相慶者多矣豈獨予小
子哉不腆之儀謹使賤役將事門下楮短意長言
何能悉

東王夢澤

某不佞永懷大雅之風竊附緇衣之好久矣顧林
泉逸軌既非俗駕可攀而萍梗浮踪又無登龍之
便每一興思良用於邑乃者忝藩江漢弛擔旬時
儀鳳祥麟不忘夢寐流雲逝水可表微衷遂犯未

同之戒少舒如愨之懷言修尺牘上謁門墻佇俟
高編用慰玄素

與江午坡

判袂以來奄復六更寒燠金玉之愛何傾不掛肝
腑第風塵被體憂戚填胸有不能自暴鄙衷者則
執事之所明也友人相講便訊吾兄起居時得其
槩繼體有人當無他慮兼聞築室窅隩之區獨據
溪山之勝此仲長統所以卜居清曠王節信所以
蘊憤著書者也午坡何心遽復為此雲游川泳之
時倘能念及不肖否乎徹狗馬齒長矣聰明日衰

建樹未表徘徊梓里甚愧復出徒為衣食所驅親
友強之不得已乃復向人飲啄輿馬之榮莫雪趨
鏘之耻烟霞之念時薄卿相之謀而病根所種未
能割去每一思之慙悔欲死矣所幸大兒昨已娶
婦去歲復舉一兒有此二雛授之畊讀便當把釣
灌園老於海上為盛世一佚民豈不足以永脫樊
籠自怡鄙志哉此未敢以語人唯當與兄計之耳
約之好友遽至於是尚不得歸骨故土死有餘憾
昨與作傳一首頗足槩其平生容奉上裁定也春
月守次京都懷抱極惡幸得與可泉周旋遂諧夙

好然每見可泉即如見吾午坡聆然喏也今渠司
教貴士真士人之幸然多口難調作則自我煩為
我一告之從事去便敬布腹心詞塞意長書何能
悉

與朱兩厓

某不肖竊慕下風之日久矣昨來忝藩江漢幸適
儀刑以道之不易乃徒以尺牘請教記室而執事
乃辱念通家之誼重以珠玉之貺卧起諷誦真如
步廣庭而聆鈞樂也何幸如之使問再厓益徵誤
愛東海鄙人所藉以振厲者多矣簿書方殷率爾

言謝滂往之衷書何能悉

啓松臯許公

某故東海鄙人也樸遼之材無所比數過蒙門下
甄錄得廁簪紳之末倖莫大焉日者草土起廢守
次都城重辱寵光之被忝藩江漢繼自今得有一
日之祿皆門下之賜也中心啣結其何敢諉第以
堂陛尊嚴禮坊難犯未敢率易起居死罪死罪稅
楚以來地方多故重以旱熯為虐曠野不毛四民
皇皇曾無謀夕之計剽竊流離殆徧所部雖竭狗
馬之力猶不足以濟早夜慄慄惟以上負門下為

懼所賴明公秉持鈞衡劑量元化廣覆露之澤以
活槁悴之氓則不獨一二有位之幸也時下向寒
側聞鈞候百福為慰不避僭踰謹用申承臨發無
任皇恐待罪之至

啓石塘公

日者弛擔江湘旋奉起居倉卒不恭死罪死罪恭
惟 聖明簡注特晉華階縉紳生色宗社攸賴厲
羔羊之節以宣黼黻之猷則不獨某一人之私慶
也今年江以北苦潦江以南則憂旱吳蜀閩廣江
浙之區無弗告病而楚中則曠土不毛死徙滿目
廩藏空虛計無所出千百生靈坐視為溝中之瘠
君門萬里亦將軫念及此乎從事北發謹用承候
伏惟賜照不宣

啓戴龍山公

都城謬辱寵錫過踰涯分啣佩不忘昨來簿書倥
惚率爾奉候方虞不恭之譴復承惠問遠頒慙愧
無地矣諭教諄切真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大臣
體國之忠乃今見之顧闇昧無知無以仰贊石畫
耳余漢奏詞實關民瘼重以明公之命敬為議覆
自今漢陽之民或得少蘇即餘波之及也從事行



敬此裁候并布謝言伏惟曲賜原諒不具

與陳宅平

不肖辱在桑梓之末得依山斗之光旣而萍梗之踪東西飄泊靡有定居又遠儀刑無任詹遡今犬馬之齒且老矣而碌碌素餐曾無表樹撫心自愧其何以答知己乎風聞胡寇又薄太原遠近騷動此剥床焚突之患而當事者尚爾泄泄謂之何哉執事身任其責當必有勝畫也北翔之便謹附起居言所不悉伏惟終諒

啓陳蘭汀

乃者憲旌遄發適初至倥偬百無一備方以踈簡為罪過承翰教下頒不下十數我公念舊之情容物之度殊非流輩可幾顧不肖涼薄何以堪此愧感愧感比自視事以來日惟恪守良規儀刑風烈近若堂階遠若封壤凡公所以飭敘政體惠濟困窮者孜孜焉奉行之不暇至於案牘之間會冊之內均平賦歛洗剔蠹弊盖不獨可以福楚人誠可推以福天下矣不肖何幸乃得坐受成式乎倘竊有一日之祿執此以往是有餘師也爾惟祭節臨滇德威昭布六詔之民胥將回視易聽以成文明

之化第恐衰衣之借不能信宿使滇人之思亦復如楚人耳省中諸凡如舊管復齋到任已踰兩旬敢以附告山川阻修未及專候起居下懷無任耿耿

再與朱兩厓

辱教命甚慙瓦釜之音非所以陳於黃鍾之側徒以一日之愛輒敢瀆上記室庶幾得承指授以牘顓蒙耳乃者獎諭太過豈將引其不及而進之耶敬竢敬竢向領瑤編時時把玩會歸於六經而體詞於周漢其文人之逸軌訓世之格言也愚何幸

得私淑之周椽事真林木之災白且有日而今不在僕矣尚當從容為之所也對使裁報諸不能悉

與鄒一山

得侍左右極慰素衷乃晤語未幾而遂有睽阻馳逝何如矣醜苗弗靖頗聞肆擾居民上下隱蔽不以相聞如此不戒後患胡極惟公為曲突徙薪之謀周慮長顧以庇生靈斯吾輩一二有位之幸也近報至儘有異聞敢以附告

與戴東石

季春之別旋及杪秋不意文從乃爾久淹真出意

外非高識雅量能無愠憤乎夫青蠅之毀旣不復
辯白黑而重以苦塊之戚又追論於數年之後此
何理也端人哲士即此亦當解體矣然屈伸倚伏
造化之常塞馬之失庸詎非基福耶自愛自愛僕
苟且竊祿又且五月方以棄置為幸不敢通名當
塗與高才疾足者馳騁要津也第恐才智鄙劣罪
過叢生不得善返丘壑幸有以教之北羽之便草
草申候伏惟終諒不宣

啓治齋萬公

某東海鄙人得奉教勅者十五六年於茲矣乃者

借麾湘楚密邇儀刑殊慰疇昔第旌榮言旋乃以
嚴命不得伏謁門下昨暮恒耿耿也苗夷底定萌
黎有生而錫賚之典似未足以答殊勲所幸元老
還朝為正人立赤幟所以風厲群工贊襄化理者
豈直某一人之私慶哉日惟跂足以竢山川阻修
瞻邇徒切謹使賤役奉候臨發無任悚息之至

與廖洞野

往者率爾展候誤蒙報教且獎掖踰涯慙愧多矣
日來汨沒簿書塵俗實心未得嗣修起居瑤編之
貺益增感佩葑菲之質乃敢重煩德音乎向諭楚

紀嘗於百山翁處窺見一二真稽古之琬琰詔後
之著龜名史不是過矣倘早得脫橐以全編見示
當請諸兩臺付之梓人固全楚之幸也使旋草草
裁復伏惟賜照

與石玉溪

昨檄使行已嘗具啓顧瞻遡之私儀刑之意有非
尺牘所能宣者望早晚教勅以終舊盟則鄙人之
幸也別復三年馬齒日長比來已見二毛矣雖服
膺明訓不敢改初志以速官刑而歲月如流表樹
未見其何以解過於知己乎荆婦以子室牽絆不
能出門而老母昨携幼兒以來一日之養差自慰
耳滇使告返復此申布肺腑所藏諒能照悉

啓東橋顧公

往者執役留都稔承金玉之教滿腹自喜銘心不
忘嗣後萍蓬浮轉靡有定居不及承候門下一致
訊言死罪死罪每見陳約之馮子和諸友云明公
不遺葑菲咳唾之下時及不肖某何人斯可以得
此惟有感奮而已比來 明天子神遊九服夢寐
英賢以襄化理如明公者經濟宏猷直亮大節訐
謨樹勩之士方藉以爲柱石而言者忽復云云謂

之何哉某海邦陋質無所比數過不自量久縻秩
錄惟求善反丘壑以遂畊釣敢與翱翔霄漢策足
要津者計日爭衡乎然恪守官箴勤勞民瘼以期
無負明公之教則歷年猶一日也率爾起居不盡
下懷伏惟倍萬珍護以慰瞻依

與高玉華

枉節陋藩均蒙覆露况海波不靖敝郡之民荷公
奠戢者更多矣亮節徽猷謂當旋柄機衡而乃至
見及真爲世道不平今之當塗者率任情好惡變
亂白黑秉直持正之士受枉者種種矣豈獨一執
事哉高懷遠識直須以虛舟飄瓦視之耳僕稅楚
百冗未及承候先履惠教重煩賢嗣慙愧滋深也
旌麾迫發謹附薄儀爲贐倉卒不恭罪過罪過

與吳默泉

積歲之睽真同饑怒嘉禾奉晤自午及申砭我顛
蒙舒我苑結者多矣今雖各羈一方然神交夢洽
時或依依左右也方今朋友道喪知己實難即如
我輩同袍初以道義要結者間復中變其不然者
或入鬼錄或遯丘林其注籍縉紳經營四方者纔
三數人耳砥厲初志以揚光華不於執事之望而

誰望乎凡表樹嘉猷規從德義幸惟敷腎腸以示
某其敢不力乎玉溪在貴想旦夕相聞此兄卓有
建立某蓋知之稔矣滇使言旋附致區區教翰先
貺并以爲謝

上養齋徐公

某誠不肖然景望高山之日久矣顧山川阻修久
拂登龍之願而跼伏苦塊又踰三禩不得展候起
居死罪死罪恭惟明公正位台衡師表百辟九服
之吏莫不奔走下風以承休德矧素辱教詔如不
肖者哉賴明公之靈草土起廢忝藩江漢叨縻祿
餼爾來又六月餘矣表樹未能寔用慙懼謹因下
走以望清塵伏惟俯垂原鑒某無任竦息待罪之
至

再啓戴龍山

弭節荆湘于茲六月乃徒虛縻廩餼其於民隱國
恤曾無絲毫之補日惟惴惴以待誅斥重厯明公
不替初愛錫之嘉惠慰之寵言至再至三此豈惟
魯鄙人所能負荷哉愧死愧死全楚大侵責在有
位日者喁喁待哺之氓幾至不靖乃隨宜賑恤督
勅有司竭力從事賴天之靈稍得蘇息矣允運糧

米逆知不免已借支帑金官爲收糶通行郡邑改
徵折銀以補藏額百姓庶無告病者今如明公尊
諭更出望外所謂寬一分則民一分之賜也謹如
教轉啓百山公即爲奏乞更惟明公終始玉成之
則不獨一二編黎之感矣倉卒不恭無任戰栗

東高大鶴

不奉光霽積有歲年追惟知舊何能已矣執事純
心懿德夙孚群望乃者簡在衆僚以司銓柄海內
士莫不欣欣嚮風焉自今稱引善類翼我皇休
則駿美之烈也僕待罪藩服謬有茲移深惟冀麗

之艱早夜爲惕倘執事不棄桑梓幸有以導之僕
誠不敏敢不自力乎負擔方釋草草裁候諸所未
及尚祈照原

東李同野

芳譽久欽未緣咨邁乃者辱賜教言兼諭拊循之
意厚甚厚甚僕雖經歷四方而闇於當世之故乃
若益川置土則尤所未嘗者民風政體幸高明有
以牖之苟可以莫編萌而柔遠徼則食土之毛孰
非執事之賜乎負擔方釋輒爾裁候倉卒不虔幸
惟照原

東何石亭

大雅久欽未緣咨邁乃者承乏大方嚮邇聲蹟因得附承起居并以一言爲請僕之所部固執事之桑梓也川谷異制而民情亦有不齊其間役歛約束所便所不便誠不能一一而詳聽之望錫以教言匡其不逮苟置宇獲寧編萌稍奠則豈惟寡昧一人之幸哉弛擔未幾輒爾裁候薄遽不莊幸惟原諒

東柯獅山

昨待罪河洛密邇聲光因得承奉教令足慰平生乃茲轉徙入蜀山川阻修懷如之何伏惟明公德威布昭置圉永奠爲天子樹萬年之長畫甚盛僕雖不敏亦時知所景慕矣北風之便謹此起居弛擔未幾不能倫次

東屠東洲公

自公南遷因無鱗翼之便久踈起居然德義之愛則懸諸夢寐未始須臾替也伏惟高風直節直足以柱石廊廟康濟時艱海內士莫不傾心柰何有故土之懷乎甬川不祿乃者卜葬又非其所誠可痛悼辱公軫念厚矣厚矣僕待罪藩服者七

年奉職無狀日虞顛越叨徙劔南寔惟教植所及
然性質闇劣奔走且倦倘驅策不前則有歸畊而
已負擔未釋輒有兵革之變未知如何底定耳
翁相見自是前輩風度我公得與朝夕真可慶也
倉卒裁報不盡萬一伏惟原諒

東朱槐亭

僕昨去河洛以簡書可畏馳騫入蜀而道里遼邈
遂經數月不意乃有兵革之變寢食靡寧由巴渝
而西謂得先望清塵以舒積抱兼可以諮議地方
之事而車從在瀘遂復相左所願傾城開教以裨

鮮劣以澤編萌則旦夕之望也群醜不靖實為剝
床之憂命將請兵真非得已妄以鄙見撰成疏稿
未奉面諭惟高明詳定之倘借執事之重得 旨
施行蓋不惟地方之幸而僕亦免瘵曠之誅矣謹
馳使以請戎務方殷該道守巡例當專駐地方協
力宣猷已令所司請命亦惟執事裁之臨楮無任
惓惓

東當道諸公

西戎不靖邊鄙繹騷徹乃馳驅就役相機設畫以
遏方張之衝然庸愚過計以為蠢茲群醜殺官陷

堡非細故矣非仗 皇上之威靈與 廟堂之謀
謨終不足以掃撓槍而全保障况主將非人兵威
不振則諸番煽動事尤有可虞者乎輒敢具疏以
請伏惟門下閔生靈之荼毒為疆圉之至計俯賜
施行則西土怙冒豈直時徹一人之受賜而已哉
萬里待命伏祈台照不宣

東彭草亭

徂歲聞文旆至都甚慰繼辱書教來貺方擬裁候
而僕旋以轉徙去洛矣海內故人存者無幾蓋不
惟死生顯晦之異而平生志行往往遷化求其終

始堅道義敦久要如我兄者豈多得哉誠欲朝夕
執鞭而棲息異地迄莫能遂有餘懷焉僕天植其
愚淹卹外服微倖茲階寔出望外職司所及不敢
不盡其勞但恐知慮寡淺不足以奠安遠徼惟高
明教之弛擔未幾草草起居諸不能悉

東劉西陂

徹自廁名仕版承式下風之日久矣顧以淹卹外
服未敢輒奉起居嚮仰聲光曷維其已伏惟明公
黼黻 皇猷劑量元化霈 九重之澤而作四方
之綱中外寔傾心焉如徹辱在邊圉所以畢力編

萌輯柔遠徼者將惟教令是賴惟明公終惠之馳
驅入蜀負擔方釋謹因下走以望清塵倉卒弗虔
幸惟涵諒

東楊升菴

往在滇中得奉咨講兼以珠玉之教足慰平生別
後惟憂草上旣而奔走四方遂無緣一展起居瞻
溯之懷惟與逝翰並馳耳乃茲承乏大方突未得
黔而遽有兵革之變矻矻從事方思所以勘定必
滅此而後得安寢也使問先貺彌深傾跂所望怡
神養體以介遐壽則知己之慰多矣草草裁報尚

容嗣布不備

啓 蜀王修杜工部草堂

伏以揚英振藻匪乏名世之才表異章竒必際右
文之會蓋運由 天啓而道待人行肆惟 皇明
御天治首先於禮樂 蜀藩胙土代有事乎詩書
其在 今王益宣往烈稽古邁河間之度樂善嗣
東平之風服御自同儒生著述無間寒暑體茲粹
質允協圭璋景彼聞人奚啻星岳竊惟唐朝杜子
藝苑宗工技薄雕龍腹藏充棟經綸未施於黼黻
忠愛悉見於篇章羈旅西川遂成長往即其流風

餘韻尚足激懦興頑廟祀恢崇既有肇於英辟
堂階飭煥不無望於仁孫寔有風乎後人豈惟
繩其祖武徹職司風紀志切表揚輒陳瑣屑之
詞用瀆清閒之燕願垂聰聽式慰群情

啓北村路公

節拜翰教極知明公軫念邊氓而所以匡植不肖
者尤為切至中心感激非齒舌所能宣謝也番戎
首亂始誠不虞而倉卒變生不能亟為之備遂如
火日灼節有損傷守土握兵之臣誠不得辭其罪
矣僕入境之初具詢曲折隨即選將調兵據險設

伏且撫且禦自是無復猖獗者間有一二出沒即
驅而捕之耳竊計平番關堡固番戎之咽喉而石
泉之保障也今而陷沒則彼得其利而我當其阻
萬一設備深堅則患當未已而撫勦皆不可施矣
乃設謀併力已於四月初九日進兵克復修完城
堞屯重衆於內蠢茲小醜已如釜中之魚無復跳
梁之理即今節行撫諭而彼仍負固方命蓋今之
殺官陷堡大異往時而所謂首惡則力足以制下
而智足以衛身者也庸有束手而就縛者乎此之
不得而徒以空言撫之則朝降而夕叛將來之患

更有可虞者矣俟處分有定再當稟請進止也事
情別具咨文皆據實以告蜀道險遠流言非多其
真耳目昭昭將誰可掩惟明公垂察之倉卒不虞
無任悚息

芝園集卷之十八下終

